

報 叻 陣

語 錄

反動派對於革命人民所做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

毛澤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2 7 1 7

424 期 7-3-1971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 分

危 險 的 訊 號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述評〕拉扎克集團最近糾集巫統的大小頭目，在吉隆坡召開了巫統的代表大會和巫統青年及婦女的代表大會。大會廳里傳出了狂妄叫囂。不能不令人想起“五·一三”民族大屠殺前夕，在劊子手哈倫的家舉行的那一次充滿恐怖氣氛的會議。那一次的會議是偷偷摸摸召開的，最近這一次大會是公開舉行的。儘管名稱和方式不同，其內容和目的却是一樣的，都是煽動馬來沙文主義，為貫徹民族壓迫政策，發動民族屠殺進行輿論準備和組織準備。因此，這一次大會，與其說是一個政黨及其青年和婦女組織的常年例會，不如說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為屠殺華印族人民，同時迫害馬來族勞動人民而舉行的誓師大會。

巫統大會是在曾經擔任傀儡政權駐美國大使，現任十多家大公司董事或主席尼克米爾主持下開場的。這次巫統大會的地點美聯旅店，也是尼克米爾和一小撮大買辦官僚資本家經營的。

法西斯頭子拉扎克首先向這個殺氣騰騰的大會致詞，給大會定了調子。他一開始就重彈臭名昭著的“五·一三騷亂報告書”和修改偽憲法的“白皮書”里所強調的歧視、壓迫和屠殺華印族人民的馬來沙文主義濫調，瘋狂叫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他說：修改偽憲法，是為了保證什麼“民主制度不會被不負責的份子和集團所利用，使民主程序不再向敏感問題挑戰”他向大會解釋了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為強化法西斯專政而必須採取的靈活的策略；他着重指出：他的法西斯王朝決不放棄已經給各民族勞動人民和中小工商業者帶來深重災難的所謂新經濟政策。相反，它們要進一步投奔帝國主義，更加殘酷地剝削各民族勞動人民，加緊迫害各民族中小工商業者，加速馬來官僚資本的發展。

因此，他說傀儡政權要參加開發計劃，要在馬來人之間造就一批工商業者；要糾正各種族之間的不平衡的經濟地位……等等。此外，拉扎克還叫囂：偽政權還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全力推行民族壓迫政策，決心貫徹關於“馬來西亞語”教育的政策和努力促使“馬來西亞語”成為名副其實的“國語”和“官方語言”。

在拉扎克致詞之后，名為代表實為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的巫統大小頭目，一個接一個上台發言。他們比拉扎克更露骨地煽動馬來沙文主義，更瘋狂地製造民族仇恨。他們叫囂：要更加無情地迫害華印族農工群眾和中小工商業者。鼓吹必須保證馬來人（實際上指的是馬來官僚資本家）佔有全部經濟的百分之四十。當然，不是指帝國主義壟斷財團控制的各種企業，因為這些企業是他們的主子的。他們反覆強調：必須強迫華印族中小工商企業，按照傀儡政權規定的民族比例，聘用馬來工人和各級職員，包括董事會成員。強烈主張製造各種借口，如不掛馬來文招牌，取消華印族工商業者的執照，剝奪華印族工商業者營業的權利；要求更嚴厲規定“公民權”條件，繼續推行“工作准証”制度；先以各種借口，取消華印族人民的“公民權”，然后再以華印族人民已經不是“公民”為理由，不發“工作証証”給他們，使他們失業，製造更龐大的勞動后備軍，以便壓低工資，劫取超額利潤。姆沙依淡甚至公開喊打喊殺，他聲嘶力竭地發出號叫，說什麼“我們所要的民主的

核心是以馬來人（應該讀做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為基礎的，這就是‘馬來西亞式的民主’。馬來人已經接受非馬來人為‘公民’，非馬來人就必須無條件地接受馬來語為‘國語’，不許過問，否則，巫統青年就要根據‘國家憲法’採取行動。”他在巫統青年大會上，還要華族人民向拉扎克集團投降，否則，巫統青年就會去教訓教訓他們。總的說來，大會的調子就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利益以及帝國主義的殖民利益高於一切，誰敢反對，就要不斷發生“五·一三”事件。大會就是在空前狂熱的馬來沙文主義的氣氛中通過了一系列挑撥民族團結、製造民族仇恨，維護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的決議。大會還公開決定：替“五·一三”事件中屠殺華印族人民而被假惺惺拘留的少數馬來暴徒翻案，釋放他們，公開鼓動殺人犯繼續行兇。同時，大會又決定：以強硬手段對付敢於同情“五·一三”大屠殺事件的所謂反對黨的黨員。

巫統青年和婦女代表大會，也貫徹了拉扎克集團煽動民族仇恨的反動政策。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為發動民族屠殺作好了全面的準備。它們還在拉扎克集團的指使下，分別通過了消滅華文和淡米爾文學校的決議。決議規定：將取締所有所謂國民型學校，只保留所謂國民學校（轉入第二版）

獄中反帝愛國志士

英勇的絕食絕飲鬥爭

已進入第82天！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偽“馬來西亞”“國會”重開

說明了什麼？

(接上期)

所謂“馬來人特權”，實際上帝國主義為維持殖民統治，扶持傀儡政權，維護馬來官僚資本家、封建貴族和地主的階級特權，對各族人民進行階級壓迫的手段，廣大馬來族同胞，尤其是貧下中農群眾，根本享受不到一丁點兒的“特權”，生活仍然一貧如洗。這點，陳修信傀儡也不得不供認：“馬來人特權，乃是英殖民地政府的產物”，是“英殖民地統治前馬來聯邦及馬來屬邦時所推行的主要政策”。十多年來，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承繼英帝國主義的衣鉢，高唱“馬來人特權”，大耍馬來沙文主義，全面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屠殺千萬無辜人民。越來越多的各族人民群眾，在汹涌澎湃的階級鬥爭中，日益看清傀儡集團的反動面目。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民族壓迫政策，已徹底破產。傀儡政權“限制過度在公開場合談論足以激發多元種族人民的‘敏感性’問題”，正是要壓制人民的不滿情緒，進一步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和實行法西斯專政。

一路來，英帝國主義和反動傀儡政權，都利用所謂“公民權”來迫害人民，剝奪人民的合法居留權力，驅逐無數革命戰士出境。拉扎



(接第一版)

校。他們還叫嚷：要對付學校學生名冊寫上學生的民族成份，公開否定華印族的起碼權利。偽教育部長，胡塞因翁完全接受這些決議，並向大會宣布了關於教育問題的所謂胡塞因翁公式。其主要內容是：一在生的一九六七和一九六七年以後出生的所有兒童必須到馬來語學校上課。二父母親必須把兒女送到馬來語學校讀書。三偽教育部必須單一學制，消滅所有華語學校和淡米爾學校，只允許馬來語學校存在。

巫統大會和巫統青年及婦女代表大會以後，巫統的頭目們更囂張地恫嚇各民族人民。拉扎克在怡保公然恐嚇說：如果不通過它們提出的修改偽憲法的建議，它們就要再屠殺華印族人民。偽上議院議員艾沙甘寧，在馬六甲無恥地叫嚷：如果反對黨執政，“五·一三”事件就會重演。劊子手哈命狂妄宣布：巫統青年全力支持拉扎克的所謂警告，並將同姆沙依淡等暴徒頭子商量什麼“新的戰略”……等等。

從巫統及青年和婦女的代表大會的決議，以及巫統新頭目和他們的言論中可以看出：傀儡政權和巫

克傀儡胡扯什麼“有關獲取‘公民權’的基本條文，乃代表一項‘公平和互不吃虧’的‘折衷辦法’”。我們要問：在五·一三民族大屠殺後，拉扎克傀儡集團剝奪數千萬華、印族人民的“公民權”，難道就是所謂“公平和互不吃虧”的“折衷辦法”嗎？傀儡政權剝奪林連玉先生和無數革命戰士的“公民權”，對革命人民進行政治迫害，難道也是“公平和互不吃虧”的“折衷辦法”嗎？這是不折不扣的強盜邏輯！“革命之聲”在“民族屠殺的烟霧彈”一文中，向我們指出：“它們（按：指拉扎克傀儡集團）不但改善工人和低級職員的生活，實行男女同工同酬，相反，凍結工資、鎮壓工人和低級職員改善生活的鬥爭，並且借口解決所謂‘土著人失業問題’，取消幾十萬華、印族人民的‘公民權’，製造失業大軍，以便壓低工資，強迫各族勞動人民以更加低廉的價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就是拉扎克傀儡集團的“折衷辦法”的真正目的！其用心之良苦，可謂至極。

在“公民權”問題上，拉扎克傀儡胡扯什麼“有關獲取‘公民權’的基本條文乃代表一項‘公平和互不吃虧’的‘折衷辦法’”。一路來，拉扎克傀儡政權和李光耀傀儡政權，都利用所謂“公民權”來迫害人民，剝奪人民合法的居留權力，驅逐多少革命戰士出境。在五·一

統的組織已經越來越法西斯化了。這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及其帝國主義主子同我國各民族人民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必然結果，是它們的殖民統治危機日益嚴重的必然結果；它們妄圖通過發動更大規模的民族屠殺來繼續進行垂死掙扎。

偉大導師毛主席指出：“反動派對於革命人民所做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我國各民族人民、已經從“五·一三”事件中吸取了經驗。拉扎克集團的“白皮書”以及最近巫統及其青年和婦女的代表大會，進一步提高了廣大人民的警惕性。我們決不向拉扎克集團的民族壓迫、民族屠殺政策低頭。敵人越是蠢蠢欲動，我們越要堅持在一切方面實行民族平等，加強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大團結，作好武裝自衛的準備，迎頭痛擊胆敢行兇的偽軍警和暴徒，徹底挫敗敵人的一切陰謀。

三民族大屠殺後，拉扎克集團剝奪了幾十萬華印族人民的“公民權”，難道這是所謂“公平和互不吃虧”的“折衷辦法”，其實這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迫害手段！

在“語文政策”上，拉扎克傀儡說什麼“憲法經規定，馬來西亞語文應該是國家語，但不禁止其他語文之使用，官方用途（指聯邦或州偽政權，包括公共當局）例外。”所謂“國語”和“官方語文”，是殖民主義的產物。帝國主義和拉扎克傀儡政權提出馬來語文（即所謂“馬來西亞語文”）為“國語”和“官方語文”，是為了要在馬來同胞中製造他們已經獲得“獨立”，並給予所謂“特權”和“特惠”的印象，而事實上却對所有馬來亞各族人民進行壓迫，它是反動的、種族主義的。在我們多民族社會里，各族人民有權在任何時候及任何場合使用各自的語文，這一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馬來亞各族人民所使用的語文都完全平等，都是所謂“官方語文”。

有關封建統治階級的“特權”，拉扎克胡扯什麼“可以肯定沒有人會不同意它們的地位不能公開攻擊或挑戰，任何自尊的人必然會要求確保統治者的地位，不應在政壇上成了辯論的課題。”拉扎克傀儡政權痴心妄想，妄圖通過“國會”的樹膠印，保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和地位，壓制人民對封建統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不滿情緒，延長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壽命。告訴你吧，拉扎克傀儡集團，馬來亞人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將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階級的殖民統治，建立一個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

拉扎克傀儡大談什麼“議員特權”。實際上，在帝國主義和拉扎克傀儡集團、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殖民統治下，馬來亞早已是一個法西斯專制的國家。不但“議員”在“議會”上發言的時間，受到種種限制，現在，拉扎克傀儡政權更進一步剝奪“議員”的權力，禁止“議員”質詢所謂“敏感性”的問題。在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的踐踏下，“議會民主”早已成為笑柄！

(待續)





強化法西斯軍事統治的鐵証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十七日廣播〕“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以後，拉扎克奪了頭號傀儡拉赫曼的權，建立了偽全國作戰委員會，自己當了太上皇。

一年多來，拉扎克集團爲了強化法西斯軍事統治，瘋狂擴充偽軍。據英帝壟斷資本的刊物去年二月透露：傀儡集團的正規陸軍已經增加到三萬八千多人，後備陸軍四萬五千人、海軍和空軍各有三千人、警察野戰隊兩萬五千人。傀儡集團去年七月供認：去年上半年，偽正規軍又擴充了四個營，今年六月之前，要再擴充三個營；偽海軍的實力，將在這一、兩年內，增加三份之一。與此同時，所謂警衛團也已經有二十多萬人，還計劃在每一個州，建立一營所謂地方軍。馬來亞大學等四所高等院校，也要建立地方軍。此外，拉扎克集團還拼湊了學生見習警察隊、民防隊、青年建國隊等半軍事化的組織，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拉扎克在偽軍中加緊排除異己，擴大自己的勢力。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拉扎克藉拉赫曼的姪子偽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奧士曼小瓦退休的機會，宣布調整了一批偽軍高級頭目，並且委任阿都哈密爲偽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曾經率領一批偽軍在吉打向拉赫曼表示效忠的所謂西馬來西亞總司令阿沙哥夫，就在那時候被派到北加里曼丹去，擔任所謂東馬來西亞總司令，其原來職務由偽軍第二步兵旅旅長沙尼接替。原來擔任所謂東馬來西亞總司令的那沙魯丁，是拉扎克的同鄉和親信，就被提升爲偽陸軍參謀長。大約七個月後，於去年六月，拉扎克又罷了阿都哈密的官，趕他去擔任駐泰國的大使，並且宣布

由偽全國作戰委員會的總執行官依不拉欣兼任偽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傀儡集團最近又宣布，阿沙哥夫從今年一月卅日起退休了。據《馬來西亞使者報》報道：隨着偽軍的擴充和所謂防務責任的日益增加，隨着阿沙哥夫的退休，拉扎克集團又提升和調整了一批高級軍事頭目，同時增設了幾個新的職位，新設立的職位有：偽陸軍副參謀長，由現任西馬來西亞總司令沙尼擔任，沙尼原職由偽國防部人事局長奧士曼依不拉欣接替。偽軍訓部長由偽軍第二步師參謀官拉勿德擔任，偽防務計劃部長由偽國防部參謀官卡欣阿利負責。提升和調整的高級軍事頭目當中，主要的是剛從英國帝國國防學院畢業回來的依斯邁，它被委任爲東馬來西亞總司令。另一個是波德申僑內部司令兼偽軍訓練所所長——艾沙阿默，它被調去怡保任偽軍第二步兵旅旅長，它的原職由偽地方軍副指揮官阿斯瑪烏丹接任。偽國防部人事局長特由現任偽全國作戰委員會的參謀官旺依斯邁擔任。此外，關丹偽空軍基地司令，默哈默的官銜從偽空軍中校上升爲偽空軍上校。據透露，這是爲了加強偽空軍實力，使關丹基地成爲最大的基地之一。

拉扎克集團最近宣布，偽國會將在二月二十日開幕。同時，他又一再叫囂，如果不通過它所拋出的“修改偽憲法”的建議，它就要製造新的“五·一三”事件，議會民主的丑劇就不上演了。接着，他又宣布，即使通過了“修改偽憲法”的建議，所謂全國作戰委員會以及各州各縣的作戰委員會，仍然不取消，只是把名字換成所謂安全委員會罷了。拉扎克集團不斷擴充偽軍，調整偽軍頭目和強化軍事基地的步驟充分表明：敵人將加緊進行軍事鎮壓，議會民主的破旗只不過是法西斯軍事統治的一塊遮羞布而已。

計的人毀家蕩產，無以爲生，它們却不聞不問。

從過去的英帝到現在的傀儡政權，一直鼓吹小園坵的翻種，但雷聲大，雨點小。翻種椰子不如翻種樹膠那樣有利可圖，因此，對雙溪須木這樣的地區，它們根本毫無興趣。據報道，到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止，在全國四十五萬英畝小椰園中，翻種的不到三萬畝。樹一年年老，產量一年年低，例如：貝利龍土和巴丹拉督的小椰園，一九六九年的產量，就降低了五十巴仙。由此

(轉入第四版)



馬來椰農的貧窮和困苦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十日廣播〕霹靂安順的雙溪須木，是個馬來椰農聚居的甘榜，居民多靠椰園爲生。由於殘酷的封建剝削和連年不斷的天災，多數農民窮困破產，失去了土地，只好出賣勞動力，換取低微的工資，生活固然極其痛苦，就是那些擁有兩、三畝椰園的小園主，生活過得也很艱苦。由於椰樹的產量低，每月收入只有二十五至三十五元，所以，一有意外他們就要用土地抵押，借高利貸，一借這種高利貸，就無力償還，於是，利上滾利，像毒蛇纏身一樣，再也擺脫不了了。年又一年，土地落入地主之手，自己變爲地主的奴隸，這種農村的兩極分化，是英帝殖民主治和封建剝削的必然結果。甘榜雙溪須木的椰農因爲貧困，健康情況就極壞，又由於地處低窪，經常聚滿污泥濁水，蚊蠅滋生，疾病流行，這種情況由來已久，在英帝直接統治下是這樣，在傀儡統治下更是這樣。

拉扎克集團同英帝一樣，完全不顧椰農的死活，它們不修水利，造成椰園連年受災，損失極大。最近這次水災，使雙溪須木所在的蘇丹馬蘭區及其附近的雙溪峇甲、龍古等地區，一萬多農民，損失尤其慘重。三萬英畝椰園被洪水淹沒達兩個多月之久，面臨毀滅的威脅。已經淹死的椰樹和香蕉樹，據初

步估計，最少有幾百英畝。牛羊等家畜沒有跑出，而大都餓死，當地椰農憤怒地說：“從所謂獨立到現在，偽政府對我們的基礎根本不聞不問。新邦暗拔的大柵門和其他大小水渠，都在淤泥堵塞，長年不加清理，根本不能排水，每逢雨季，椰園積水兩、三個月，椰樹紛紛倒下，香蕉腐爛，長期以來，連年如此，再這樣下去，這里的一切，連人帶椰園都會完蛋。

甘榜雙溪須木椰農的災難，只不過是我國成千成萬椰農在封建剝削下悲慘遭遇的一個縮影。封建剝削是極其殘酷的，賣青苗就是其中的一種。

雪州瓜拉冷岳的甘榜格拉琅，有九十五巴仙的椰農，以賣青苗的方式把椰園抵押給地主兼高利貸者，每人經常負債達一千至五千元。沙白安南的椰農，採下的椰子，被迫以最低的價格賣給放高利貸的地主，椰椰子價每担二十八元，可是他們出售時只得十九元左右，扣除運費等之後，實際上不到十九元。因此，這里的椰農七十八巴仙，靠借債渡日。其他各州的椰農，也是日益貧窮。傀儡政權天天在吹噓，什麼“鄉村發展計劃”、什麼“水利工程”、什麼“提高鄉村馬來農民生活水平”。可是，渠道堵塞，却成年不加清理，每年一到雨季，就洪水泛濫，淹沒田園，使數以萬



人面獸心的魔鬼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十七日廣播)拉扎克一月二十二日,在巫統大會上說:“雖然有五十六人死于水災,但多數是因為自己的疏忽造成的”。

這個死亡數字,當然沒有人相信。這次水災確實死了多少人,拉扎克和偽政權是確實不知道的,也不想去知道,因為,對於人民的死活它們從來就不管,同時,災民死亡的數字,它們只會報少,不會報多,因為報多了,就不容易掩蓋它們自己的罪責。

人民不幸受難,拉扎克及其同伴不但不同情,還咒罵受難者“自己疏忽”,“咎由自取”這是這伙人面獸心的魔鬼的又一次自我暴露。人人都知道,全國各州的大小河流和水渠,長期以來,傀儡集團及其帝國主義主子不加疏浚,近十多年來,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勾結帝國主義,瘋狂掠奪我國天然資源,肆意砍伐森林,是造成洪水連年泛濫的根本原因。十多年來,連年遭受災害的地區居民,不斷要求傀儡集團清理河道,採取防洪措施。但是,傀儡集團不是敷衍就是不理。因此,使各州人民在這次水災中,遭受了空前嚴重的損失。

一九六七年,吉蘭丹發生大水災後,拉扎克集團為了平息吉蘭丹災民的憤怒,吹牛說:“要請聯合國專家來制定宏偉的防洪計劃。”但是,事隔幾年,吉蘭丹人民看見的不是什麼防洪計劃,而是連年蒙受災害,在最近的水災中,損失尤其嚴重。

吉打阿羅士打附近的甘榜峇魯,只要下雨,河水就泛濫。最近洪水沖決堤岸一英里多長,居民損失很大,居民曾經要求拉扎克集團修築新的河堤,拉扎克集團却認為花錢太多,悍然拒絕。

吉打州班達峇魯附近,巴眼沙諾幾個區,兩千居民也因為吉輩河的堤岸年久失修,河水暴漲,沖決了堤岸,造成嚴重損失。

柔佛西部,低洼地區的膠園和稻田,年年被洪水沖毀,十多萬居民生活非常痛苦。在峇株巴轄第七區,雨季,洪水成災,旱季,土地龜裂,當地農民說:“雖然有水車,但是,在旱季水流不到稻田”。由于流床太淺,最近幾年,每逢雨季,地面就積水五英尺,數月不退。拉扎克集團曾經說:要引蘭里巴河的水進行灌溉,但到現在還沒有下文,又是撒謊。偽社會福利部長(內容株巴轄區偽國會議員)——花蒂瑪,企圖替偽政權推卸責任,公然說:“因為沒有錢,制定了的水利計劃只好取消”。柔佛西部的工農群眾,對偽政權的敷衍塞責,普遍不滿。他們說:當地這條河流

經常造成災害,以前會公布一個一億兩千萬元的計劃,但後來又說沒有錢而放棄了。如果這個水利不修,當地人民的命運,將永遠是這樣悲慘的。柔佛其他地區,如居鑾、昔加末、麻坡、豐盛港、哥打丁宜都因地勢低洼,水利失修,每年都發生或大或小的災情。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居鑾明地莫河像往年的雨季一樣,泛濫成災,居鑾水深六七英尺,除了造成了嚴重財產損失之外,還淹死了二十八個人。在輿論的壓力下,拉扎克集團被迫派了一批人來,說是要把河床挖深、挖直以防止水湧。但是,傀儡集團到底不是要真正根治明地莫河,只是為了敷衍應付,所以,最近洪水一樣泛濫,居鑾的災情仍舊嚴重。據說,對上述工程,拉扎克集團撥出六百萬元的費用。這就說明:傀儡集團的大小頭目,除敷衍應付之外,還乘機撈了一筆。

刮錢是拉扎克集團的本性,因此,它們修建的水渠,水坝河堤等都是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經濟掠奪和軍事措施服務的。例如:在去年十二月底,當上霹靂連續數天下着傾盆大雨,水災的危險已逼在眉睫的時候,拉扎克集團並不是讓霹靂上游德都水坝發揮治水防洪的作用,反而打開水閘,放出大量積水,使下流低洼地區(包括江

(接第三版)

可見,椰農生活是怎樣的每况愈下了。

偉大導師毛主席在談到帝國主義對舊中國的經濟侵略時說:“帝國主義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服從於帝國主義的需要。”馬來亞的情況也是這樣,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拉扎克集團所謂提高馬來人的經濟地位是假的,而大力發展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馬來亞官僚資本才是真的。椰子本來是我國傳統的農產品之一,近年來,由於油棕比椰子更加有利可圖,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馬來官僚資本大力擴展油棕種植。因此,椰園面積逐年減少,到一九七〇年,只存五十多萬英畝,其中八十五巴仙為小園主所有。椰子的產量急速下降,從一九六一年的八萬七千多噸,降到一九六七年的四萬八千噸,而油棕業却大大發展,種植面積從一九五七年的十一萬六千英畝,增加到一九七〇年的四十四萬七千八百多英畝。油棕業大部份

沙)更快、更嚴重地被洪水淹沒。造成生命和財產的巨大損失。拉扎克集團對我國各民族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難書。

彭亨是拉扎克的老巢,又是馬來官僚資本家掠奪森林資源最深的一個州,因而,災情十分嚴重,全州八個縣除金馬崙之外全部受災,人民損失極端慘重。劊子手大騙子拉扎克,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責,騙取民心,曾經混入災區進行“視察”,並親自導演了所謂救災的鬧劇,爆破彭亨河口沙洲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幕,他用直昇飛機把幾個工程師和幾十個工人載到沙洲上,這批人馬在一名偽軍工兵中校的指揮下,繞了一整天,用一千四百磅炸藥進行了兩次爆炸,結果只炸開了一條一百碼長、八英尺寬、六英尺深的小水溝,周圍的河水並沒有像他想象那樣,加速奔馳,而是照原有的速度,靜靜地流向海去。拉扎克出盡洋相,灰溜溜地走了。事後,傀儡官員還厚着臉皮說:“要進一步研究各種爆破方案”。但是,直到現在彭亨人民聽到的並不是什麼新的爆破方案,而是拉扎克的咒罵聲;今後要迫遷彭亨沿岸的居民,因為“居民太過依賴政府,不願意自己救自己”。

各民族人民從這次浩劫中,更清楚地認識到,拉扎克集團就是這次災害的罪魁禍首。現在,它們連災民的損失也不賠償,却在大大談什麼提高鄉村地區馬來人的經濟地位了,這豈不是無恥的騙局嗎?

被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馬來官僚資本獨佔。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之間,光是偽土地開發局,就開墾了十六萬多英畝油棕園,其中許多資金是向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借來的。英帝在油棕業中的投資就更大,榨取的利潤也更多,例如,英國壟斷資本的耶尼樹膠種植園改種油棕之后,利潤由一九六八年的八萬一千多英鎊,增加到一九六九年的四十二萬六千英鎊,猛增四倍。

由此可見,中小椰園生產,年年下降,廣大椰農日益貧窮困苦,是帝國主義加緊經濟掠奪,馬來官僚資本迅速膨脹和它們千方百計維護封建剝削制度的必然結果。只有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拉扎克集團的罪惡統治,千千萬萬的椰農,才有翻身出頭的日子。





給貓吃還不夠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廿日廣播】有人說，拉扎克集團的救災工作一開始就是馬虎敷衍，這是千真萬確的。

實際上拉扎克集團不但對災民的痛苦漠不關心，而且趁火打劫，一個多月來的事實证明了這一點。以彭亨為例，拉扎克派了它的同鄉偽陸軍參謀長——那沙魯丁到它們的老巢——北根進行“救濟”工作，顯示他對老家災民的所謂關心。可是，那沙魯丁却更多地暴露了拉扎克集團的所謂“救濟”工作的虛偽本質。他向記者說：“只派來了一支八十七人的軍隊要在一切交通完全斷絕，四顧一片汪洋的災區，救濟七萬名居民，實在不夠調遣。”但是，為了稱功道勞，他說：“他已經分配了五百八十多包白米給災民。”越吹牛就越露出馬脚，五百八十包白米約合九萬多斤，七萬災民平均每人分不到兩斤，這叫做什麼“救濟”呢？八十七個人處理七萬多災民的生活，每人平均負責八百名災民，這不是馬虎敷衍嗎？當然這還算是優待呢！森美蘭馬口地區，一些大膠園的災民分到的米更少。吉蘭丹一些地區的災民，只分到兩瓢大約一斤，群眾說：給貓吃還不夠。

彭亨偽代理州務大臣——阿芝斯阿末招認：到二月六日為止，偽政權還沒有起草善后計劃。但是，他却吹噓說，偽政府將制定短期和長期計劃，來幫助災民恢復生產和重建家園，全部費用共五百萬元。乍一聽，這個數目似乎不小，仔細一看，却又是欺世盜名的花招了。彭亨全州人口五十萬多人，除金馬崙外，其他七個縣全受水災影響，災民至少有三、四十萬人，每人平均分不到二十元這是什麼善后計劃？阿芝斯阿末說，屋子被沖壞或沖走的人，每人可以向偽政權先借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修蓋屋子，以後逐月還十五到二十元。這就是說，已經一無所有的災民不僅得不到賠償，今后五、六年內每月都得向偽政權交十五元到二十元房租才有屋子住。拉扎克集團變成了大房東，這不是敲榨勒索的行爲嗎？據已大大縮小的數字，全彭亨被水沖走或沖壞的屋子，有八千五百間，

即使人人都按他的苛刻條件，向偽政權借一千元，光是所謂幫助修蓋屋子一項，就達八百五十萬元。他的短期和長期善后計劃，全部只有五百萬元，連借給災民修屋子也不够。可見“救濟”是假的。他又說：這五百萬元當中，有一百五十萬元將用來購買兩百拾小型拖拉機和三十拾大型拖拉機，恢復農業耕地，恢復耕地之後，再把這些拖拉機賣給農民，恢復怎麼樣的耕地？恢復誰的耕地？這是合理的疑問。

人人都知道，到一九六八年為止，馬來官僚資本家控制的偽聯邦土地開發局，在彭亨就擁有樹膠園兩萬四千多英畝，油棕園四萬八千多英畝。據阿芝斯阿末縮小的數字，這次洪水沖毀了的水田，共三萬兩千多英畝，約佔全州水田百份之六十，果園、椰園和菜園總共只有兩千六百多畝，奇怪的是，他不敢公布樹膠園和油棕園被沖毀的數字，是不是彭亨河沿岸小園主的樹膠園沒有被洪水淹沒呢？偽聯邦土地開發局的樹膠園和油棕園是不是也沒有英畝受水災影響呢？這里面顯然有鬼。等到偽聯邦土地開發局的所謂農業耕地恢復之後，這些拖拉機早已變成廢鐵了，那時候再拿來賣給農民，這叫做幫助恢復農業生產，還是乘機剝削農民，還用得着解釋嗎？

彭亨是拉扎克、漢姆沙、卡沙里沙非、那沙魯丁等大官僚的老巢得到特殊照顧，同吉蘭丹和丁加奴相比，偽中央政府真是厚此薄彼了。據阿芝斯阿末透露，偽中央政府決定撥給它一百萬元作為所謂善后計劃之用，加上陳修信從全國救災基金撥出的三十萬元，合起來共一百三十萬元。偽中央政府撥給丁加奴的救災基金只有十六萬元；吉蘭丹更少，只有十四萬元。拉扎克對彭亨災民的所謂“救濟”尚且如此，對其他各州更加可想而知了。

對誰公平？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十七日廣播】拉扎克集團最近發表的“白皮書”對華印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人民說來，是一紙死刑的判決書，對馬來族勞動人民說來，又是一撮裹着糖衣的毒藥。

可是，馬華公會的大頭目陳修信，却胡說什麼“白皮書”對馬來人是公平的，對非馬來人也是公平的”。因此，他向馬華公會各地組織發出指示，要他們接受這個“白皮書”。

一切真正珍惜民族團結的人不能不問，公平在那里？制造藉口取消幾十萬人民的公民權是公平嗎？商店招牌不寫馬來文就要取消執照，這也是公平嗎？一小撮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為了霸佔城市地皮，謀取暴利，肆意驅逐各民族小商販，拆毀他們的商店和攤位，這對什麼人公平呢？馬來官僚資產階級隨意霸佔大量土地，造成鄉村地區馬來農民缺地少地的現象日益嚴重，這又是對什麼人公平呢？

如果接受了這個“白皮書”，受害的不僅是包括馬來族勞動人民在內的各民族工人，農業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擺在各民族中小工商業者面前的也是一條死路。馬華公會要是按照陳修信的指示辦事

，那就應該把名字改成「馬屁公會」，那就永遠洗脫不了充當殺人犯的幫兇的罪責了。陳修信是一個拍馬屁大王，他拍誰的馬屁，他拍帝國主義的馬屁，也拍一小撮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的馬屁。以他為頭目的馬華公會領導集團，是華族大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這一伙人佔華族全部人口不到百分之一。它們不投靠帝國主義，就不成其為大買辦資產階級，它們不與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互相依存，就不能騎在人民頭上。

像陳修信這樣的社會渣滓，不僅馬華公會有，印度人大會黨有，所謂反對黨以及黃色工會也有。辛班丹、馬尼卡華沙甘、陳志勤、那拉也南之流，難道不是臭名遠揚的拍馬屁專家嗎？難道不是拉扎克集團的幫兇嗎，事實俱在，抵賴是徒勞的。拉扎克集團的“白皮書”和陳修信的指示，都明明白白地寫着：修改偽憲法的建議，反應了偽政權的思想，也經過偽協商委員會的充分討論，獲得了反對黨代表的同意。對拉扎克集團的“白皮書”持什麼態度？是贊成？是小罵大幫忙？還是堅決反對？這是我的分界綫。前兩種態度是人民敵人的態度，只有後一種態度才是維護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唯一正確的態度。姑息只能養奸，妥協只能自取滅亡。這個關係到各民族人民生死存亡的矛

盾，只有用針鋒相對的鬥爭才能解決。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團結起來，作好準備，粉碎拉扎克集團及其幫兇發動民族屠殺的新陰謀。



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



林副主席著作選讀

(接上期)

被侵略的人民用人民戰爭可以打敗美帝國主義，當前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在越南。美國把越南南方作為鎮壓人民戰爭的試驗場。美國進行這場試驗已經有好多年了，現在誰都可以看到，美國侵略者找不到任何辦法來對付人民戰爭。越南人民却在反對美國侵略者的鬥爭中，極大地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美國侵略者在越南人民戰爭中正面臨着滅頂之災。它十分擔心，它在越南的失敗要引起連鎖反應。它正在擴大戰爭，企圖挽救敗局。但是，戰爭越是擴大，它所引起的連鎖反應也就越大；戰爭越是升級，它摔得也就越重，失敗得也就越慘。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將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帝國主義是可以打敗的。越南人民做到的事情他們也是能夠做到的。

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人民戰爭是對付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寶。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將學會用人民戰爭來對付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都將從沒有武器到拿起武器，從不會打仗到學會打仗，從不善于進行人民戰爭到善于進行人民戰爭。美帝國主義這只到處亂闖的野牛，終將在它自己點燃起來的人民戰爭的烈火中被燒成灰燼。

查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 查
是人民戰爭的叛徒

正當美帝國主義最害怕、最無法對付人民戰爭的時候，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出來給美帝國主義幫忙。他們密切配合美帝國主義，拚命散布各種反對人民戰爭的論調，到處明里暗里進行破壞人民戰爭的陰謀勾當。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反對人民戰爭，根本上是因為他們不相信人民群眾，害怕美帝國主義，害怕戰爭，害怕革命。他們和所有機會主義者一樣，眼睛裡根本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不相信革命人民是能夠戰勝帝國主義的。他們屈服于美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擔心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起來進行人民戰爭，或者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反擊美帝國主義侵略，就會觸怒美帝國主義，就會連累到他們自己，就會妨礙他們實現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美夢。

從列寧領導偉大的十月革命起到現在，無數的革命戰爭經驗，都證明了這樣的真理：開始是赤手空拳的革命人民，最後戰勝了武裝到牙齒的統治階級。武器差的戰勝了武器好的。只有原始的大刀、長矛、步槍、手榴彈的人民軍隊，最後戰勝了擁有現代化的飛機、坦克、大炮、原子彈的帝國主義軍隊。游擊隊最後戰勝了正規軍。沒有進過軍事學校的“土包子”，最後戰勝了軍官學校畢業的“洋包子”。如此等等。事情偏偏不按照修正主義者的說法發展，偏偏要打修正主義者的耳光。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硬說，沒有核武器的國家不管採用什麼樣的作戰方法，都不能戰勝擁有核武器的敵人。這就等於說，誰沒有核武器，誰就活該倒霉，活該被欺侮，活該被消滅，要麼在敵人的核武器面前投降，要麼依靠別的核大國的“保護”而隨人俯仰。這豈不是典型的弱肉強食主義嗎？豈不是幫助帝國主義進行核訛詐嗎？豈不是公開地不許別人革命嗎？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硬說，核武器、火箭軍決定一切，常規部隊無足輕重，民兵不過是一堆肉。他們用這樣的謬論來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動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準備用人民戰爭來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把國家命運完全押在核武器這個賭注上，來同美帝國主義進行核賭博，進行政治買賣。他們的軍事戰略思想是唯核武器論。他們的建軍路線是只見物、不見人，只要技術、不要政治的資產階級建軍路線。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硬說，地球上任何星星之火都會引起世界核大戰，會毀滅人類。按照他們這種論調，我們的地球早就不知道該毀滅多少次了。但是，戰後二十年來，民族解放戰爭接連不斷，究竟有那一次發展成爲世界大戰呢？難道不正是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戰爭，打亂了美帝國主義發動世界戰爭的計劃嗎？相反地，那些千方百計地要撲滅人民戰爭“星星之火”的人，倒是助長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氣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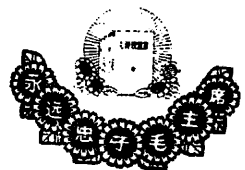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硬說，只要實行他們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總路線，被壓迫者就可以獲得解放，就可以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

世界”。但是，無情的現實是，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都在狂熱地加強戰爭機器，天天在血腥鎮壓革命人民，天天在武裝侵犯和威脅已經取得獨立的國家。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這一套已經在一些國家弄得大批人頭落地，這樣血的慘痛教訓，難道還不夠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總路線的實質，不是別的，就是要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放下武器，而在全副武裝的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面前聽任宰割。

帝國主義、反動派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接受了帝國主義這種哲學，他們對站在保衛世界和平最前列的中國人民說：“你們好戰！”先生們，你們的這種辱罵，正是我們的光榮。我們這種“好戰”，正是有利于制止帝國主義發動世界戰爭的。人民的這種“好戰”，是爲了保衛自己的，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逼出來的，也是它們教會的。我們不過是以革命的“好戰”，對付反革命的好戰罷了。難道只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到處殺人，不許人民還手自衛和相互支援嗎？世界上那裏有這樣的道理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把肯尼迪和約翰遜這些帝國主義者叫做“明智派”，把他們和一切敢于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實行武裝自衛的人叫做“好戰派”，這徹底暴露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是帝國主義強盜的幫兇。

我們懂得，戰爭會給人民帶來破壞、犧牲和痛苦。但是，如果不抵抗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甘心作亡國奴，那麼，遭受的破壞、犧牲和痛苦將會更加大得多。在革命戰爭中，少數人的犧牲，可以換來整個民族、整個國家以至整個人類的安全；一時的痛苦，可以換來長期的以至永久的和平與幸福。戰爭可以鍛鍊人民，推動歷史的前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戰爭是偉大的學校。

(待續)





(9)
1971

談談文藝戰綫上的諸多問題

馬羣

(接上期)

故此，綜合所引述者，即不難看出馬來亞的革命文藝，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九年杪或一九二〇年初）期間便已開始發軔萌長，直迄一九三〇年馬來亞共產黨成立，並高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幟，領導各民族被壓迫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而展開艱苦卓絕的長期鬥爭之後，遂獲致深一層的確立與推展。至於一九三〇年以後的革命文藝運動，則基本上可參照“四·廿五聲明”在總結馬來亞共產黨四十年光輝戰鬥歷程時所劃分的四個段落，即第一期（一九三〇年四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黨的建立與發展及“支中抗日戰爭”的群眾運動時期；第二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年零八個月的“衛馬抗日”戰爭時期；第三期（一九四五年七月——一九四八年六月）——“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和平憲法”過渡時期；第四期（一九四八年六月到現在）——“抗英”民族解放戰爭時期。不過，儘管從一九三〇年直抵今日，馬來亞人民的革命鬥爭史出現了這些不盡相同之階段，却從來均未

未曾脫離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軌道，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主流又始終都係貫串這些鬥爭階段的紅綫。所以，概括性地說，馬來亞的文學藝術運動史之劃分，可以一九三〇年為主要分水嶺。在一九三〇年以後迄今的文藝階段，可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範疇的新文藝或曰“革命文藝階段”，並非如某些同志所認為的“一九六七年由社陣中宣主持召開的‘馬來亞文藝座談會’之後”；一九三〇年之前到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〇年）的一段時期的文藝，乃屬新、舊文藝之交迭期，亦即“文藝革命”階段；而一九一九年以前的文藝階段，則係舊文藝或稱“僑民文藝”階段。

毛主席在《矛盾論》一文中指出：“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着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明乎此，要解決文藝統一戰綫的口號問題，其先決條件便是要認真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對於具體的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把既存於我國社會的各種矛盾，通過具體的調查、分析，尋找出在當前複雜的革命進程中起着領導的、決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是什麼？那麼，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呢？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佔我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各革命階級的人民大眾，同英帝國主義和它們的代理——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之間的敵我矛盾，而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儘管這這一類的矛盾（在現階段尚屬內部的、人民的矛盾），在將來的階段會轉化為對抗性的甚至是敵我性的矛盾，但那已經是歸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建成以後的問題，決不是當前的問題。當前的這種敵我矛盾，

不僅是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而且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既然這樣，我們的整個“文藝統一戰綫”的口號，就必須係直接地針對這一主要的矛盾——“抗英”來提出，可惜，我們的一些同志却非如此。現在，就讓我們也來談論一下那幾個已經被提出而正在爭辯當中的口號吧！

先談“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口號。這個口號的被提出，確曾激起了一番論爭，唯經過一些同志的剖析和批評指正之後，大致上已經明白顯現出其偏差性與不切合於目前階段的革命鬥爭需求，且在本節的前半部里也經已例証過，此地不想再贅叙。只是，有關“學習或借鑑外國（主要是中國）優秀的革命文藝”是否“與馬來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產生脫節現象”的問題，我倒準備作進一步的補充；這可以從我國的革命跟世界革命的關係方面加以說明。既然馬來亞的現階段革命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它就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是附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那麼，現時的馬來亞革命文藝當然也便成了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文藝的一部份。因而，馬來亞革命文藝的本身就具備着世界意義，就肩負着國際義務，此其一。再以革命文藝性質言，它既是用來宣揚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思想與制度者，則對於外國社會主義社會（不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之宣揚、介紹，更加應該是馬來亞革命文藝的最終目的和方向，此其二。何況，“學習”並非等於“模仿”，“借鑑”亦不能叫“硬搬”，此其三。可見，“學習或借鑑外國優秀的革命文藝”並不會也沒有和“馬來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產生脫節的現象”；問題只在於“學習或借鑑”時的態度和方法而已。

“革命文藝無產化”是第二種口號。這個口號，其性質恰與第一種口號相反而各走極端。前一個是缺乏明確之階級性、落后於現階段革命之需求，後一個則嫌概念重複、超越了當前的革命發展範圍，“把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宣傳，當作了當前行動綱領的實踐”（引自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部分——關於文化性質問題上的偏向“語”）；兩者均存缺點和偏差，一樣都是不適宜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文藝統一戰綫”口號。

至於“民族解放戰爭的革命文藝”這個口號，雖能“突出無產階級政治，說明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具體內容，真有助於民族革命風格之建立”，却仍有不妥貼之弊病。——假使將它作為無產階級或革命文藝界的“統戰”口號，則尚屬現實可取。且如今已變成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實踐綱領矣。——如前之分析，革命文藝實質上乃係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藝體系，是用以宣揚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思想的工具，是屬於無產階級所專有的文藝。這麼一來，若將革命文藝規定為“統一戰綫”口號的標準，則處於文藝統一戰綫內的其他革命階級（如中小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的文藝家，必然無法達臻這一標準而不表贊同，文藝統一戰綫勢須因此縮小範圍，聯合反帝的力量亦將遭部分削弱。儘管如此，“民族解放戰爭的革命文藝”這個口號，却已較諸前二者更接近於當前所需之文藝統戰口號。

偉大的中國革命文藝旗手——魯迅先生，曾經針對當時由周揚等操縱之“文藝家協會”所制定提出的“國防文學”，明確地、批判性地另提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文藝統一戰綫口號，並於一九三六年的六月間，在病中答訪問者時指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發展，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一文里，魯迅又進一步闡明了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目的：如果它（按

（轉入第五版）



大漢山頌

·黃興·

大漢山高北貫南，晨餐霧水夜生寒；
參天古木當關立，百乘千騎亦徒然。
更有紅軍聲勢猛，縱橫四野把敵殲；
傍依峭壁山頭伏，射殺豺狼數十千。

感時書懷

·黃興·

鐵腕高擎翻霧雨，狼妖霸道弄春秋；
金樽美酒豪門宴，夜夜昇歌午上流。
昔日豪言成廢話，今夕毀約削民油；
工農憤怒紅旗舉，大漢山頭爭自由。

(接第七版)

指該口號)是爲了推動一向囿於普羅(即無產)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綫上去，它是爲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往進“國防文學”這名詞里去的正確意見，爲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它是正當的，正確的。”所以，我認爲如果把“民族解放戰爭的革命文藝”，稍微改兩個字而成“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藝”，將能使文藝統一戰綫之意義更確切、更廣泛、更普遍，使無產革命文藝在現階段得到更偉大、更普及的發展，在內容上更加充實、豐富，並讓革命文藝能够在文藝統一戰綫中更添重和放大自己的階級領導責任和地位。因爲，凡是“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指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引自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之語；同時，口號的主題既然名爲“民族解放戰爭”，就標誌着那是一場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革命戰爭，是一場具有強烈的民族革命風格的戰爭。對於文藝而言，口號的整個意思就是“具有馬來亞的民族革命風格的，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各民族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藝。”在這樣的口號下建立起來的文藝統一戰綫，不是更強大、更有力嗎？當然，需要再強調的，是團結——批評——團結之基本原則與鬥爭方式仍舊要堅持。

☆關於佔領資產階級文藝陣地及其他☆

今年來，由於革命形式的迅速、蓬勃發展，反動派對於革命力量的鎮壓已經轉爲更殘酷、更血腥，對於革命事業的強力武器之一——革命文藝的摧殘和破壞，也顯得特別猖獗和瘋狂。像去年初兩間左翼文化團體(康樂音樂研究會、醒華校友會)的遭封閉、第三屆新春革命文藝晚會的因受敵人從內部破壞、鎮壓而告流產、黨幼兒懇親革命文藝觀摩會的被迫取消，以及黨屬下各支部和其他左翼黨團幼兒班所舉行的懇親革命文藝晚會，亦面對百般的阻撓與威壓等等。鑒於如此惡化之客觀局面，爲了尋找方法、對策，關於佔領資產階級文藝陣地(包括資產階級的報紙、刊物、文藝團體和藝術場地)的可能性問題，正被重新提出研審與探考，此乃非常及時、應做之工作。這一

面，《陣綫報》“旗”版的編輯部(一月三日)已首起發難，趁着“檢討一年來的文藝鬥爭”之便，針對有關問題談了本身的意見，希冀藉茲引啓同志們(尤其革命文藝工作者)的關注並進一步研討，我認爲也應該是件好事。不過，因爲它是牽涉到整個革命文藝(在敵佔區)今后的發展和動向問題，所以必須集中更多更好的意見和建議，使大家都能前進在同一條大道上。以上的簡單幾句話，就算作是我的一點希望和提議。

談“佔領資產階級文藝陣地”問題，主要可由這兩方面入門，即：“要不要佔領、利用”和“怎樣去佔領、利用”。先談第一方面，其結論是“要佔領、要利用”。理由除了如前一節剖析文藝統戰口號時指出的那樣，將會“使無產革命文藝(在現階段)得到更大、更普及的發展，使革命文藝在文藝統一戰綫里更加重和放大自己的階級領導責任和地位，推動一向囿於革命文藝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英民族解放戰爭的前綫上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民主的、進步的力量，把最廣泛、最普遍的文藝統一戰綫從資產階級的文藝陣地上建立起來之外，尚應加上一點，即“讓革命文藝真正地同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反革命文藝展開陣地運動戰，套用一句軍事的術語，叫做“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至於第二方面“怎樣去佔領、利用”的問題，則應當依據各自之具體情況作原則性的決定；而事實上，却也已經有好多人在耐心地、有韌性地進行了，我不打算在這兒詳談。只是，正如《陣綫報》“旗”版的編輯部文章所說：“除非反動派進行全面鎮壓，群眾性革命文藝演出(按指敵佔區而言)已經成爲不可能，否則，我們決不能放棄群眾性的革命文藝演出。”對於爲工農大眾服務和使革命幹部接受再教育的革命文藝創作，還是不能沒有，還是急待於我們去多量地創造與推展。

最后，有關一些同志所提之建議，如：組織群眾性革命文藝小組，開展文藝底游擊戰；發揚魯迅底戰精神，進行文藝底持久戰等，我認爲一般是屬於今后如何對敵的戰略、戰術問題，都是些文藝戰綫的具體工作，須要我們共同努力去給予實踐和堅持。今天，帝國主義及拉扎克、李光耀傀儡當局於無法拿出更多“像樣”的所謂“文藝”作品，以致在整個文藝戰綫上陷入到處挨打之境況下，正想採用“數量對質量”的反革命手段，也就是以金錢、名利、地位爲誘餌，大批地網羅庇攏那些落泊文人、反動文棍、學閥之流，賣命地搞其反革命、色情“文藝(?)”，向革命文藝實行“圍剿”政策，幻想藉之替反革命“文藝”打一針強心劑，以圖謀垂死掙扎並撲滅已趨燎原之勢的革命文藝火種。有鑑及此，革命文藝在往后的局勢發展底下之對敵鬥爭，就務必不斷地改變戰鬥的策略，講求精確的戰術，在文藝戰綫上進行各種文藝游擊戰和文藝持久戰；深入了解工農群眾的生活和他們的鬥爭；充分發揮群眾的無限智慧與創造力；切實依靠集體討論、集體創作的精神、力量，積極培養革命文藝的新戰士，組織各類機動靈活的革命文藝騎隊；緊抓學習、力求進步，俾堅守原有的革命文藝陣地，鞏固革命隊伍的內部團結；加強文化戰綫上的統戰工作，堅持革命的原則立場，掌握好文藝批評的兩個革命標準，分清真正的敵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各民族民主的、進步的文藝家、文化人(在條件許可下，應盡力從事於翻譯、編寫或協助收集、整理各民族人民的文藝史、文化史及優秀的文藝作品)，更有效地孤立敵人、打擊敵人，進而消滅敵人。

同志們，讓我們以強烈的信心、豪邁的意志、沖天的干劲，去迎接那即將降臨的更偉大的革命風暴，打好文藝戰綫這一仗，爲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實現馬來亞人民共和國而奮勇前進吧！





關於海口區事件的報告

·黃漢·

1970年9月

(接上期)

(3) 關於革命武裝進入海口區的問題。

敵人經常宣揚道，邊區的人民武裝被“消滅”了。但馬印反革命的聯合“圍剿”我邊區的武裝隊伍的行動，說明了敵人的謊言。海口區的槍聲又一次證明敵人的謊言。我人民武裝，不僅存在，而且在鬥爭中壯大與成長。不僅在邊區有武裝，武裝隊伍也深入了國內，就在接近敵人心腹的海口區。不了解情況的人們，聽到這個消息，首先是驚奇、是高興，接着聽到反革命軍事“圍剿”，在這個地區進行，又關心地區提出問題，武裝隊伍進入國內活動適合嗎？我們倒是要反問，為什麼不適合呢？擔心我們的隊伍被敵人撲滅嗎？不會的，只要有革命群眾，我們的隊伍就能存在。在過去一段好長的時間里，當敵人還沒有發覺我們的時候，我們的隊伍活動在國內。海口區事件發生後，敵人知道了國內有武裝，我們的隊伍也在國內。實踐證明人民武裝是能在國內立足的。

目前武裝隊伍在國內，特別是第一省內將面對許多困難，這是事實。一些地區的群眾工作遭到破壞，一些地區的工作未能開展等等，這些都是困難。正是因為有困難，更需要武裝隊伍去開展工作，去打擊敵人。武裝隊是黨手中的一個重要武器，毛主席說：“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從毛主席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明確地了解到我人民武裝目前在國內活動的重要意義。

為什麼我們的隊伍要到海口區去呢？地理條件不是很好嗎？有些同志提出這樣的詢問。

我們認為，隊伍到海口區沒有什麼不好的。換言之，沒有什麼理由可說明在海口區活動是不適合的。如果說，地理條件不好，這只能在相對的意義上來理解，海口區的沼澤森林地帶，不利於軍事行動，這是事實。對於我們來說，作戰不利，對於敵人也是不利的，這一點

倒是頗公平的。敵人仗着其佔統治地位的條件，比我們有利，我們有人民群眾的支持，比敵人有，單就在沼澤地帶行軍而論，我們的軍隊比敵人的軍隊，由於人的素質不同，我們比敵人更能在艱苦的環境里生活，比敵人更能忍受各種困難和克服各種困難，在這次反“圍剿”鬥爭中，敵軍因沼澤地帶進軍緩慢，而我們呢，當農村被敵軍嚴密控制，以至在聯系工作方面產生困難時，我們的同志，却在沼澤森林里，進進出出，往南往北，向東向西，我們的同志走遍了整個海口區的沼澤森林。雖然在敵強我弱，力量對比過於懸殊的情況下，在森林里長期堅持，對我們是不利的。因此，在敵人的重兵包圍下，我們決定突圍，結果是勝利突圍了。從這一事實可得到說明，地理條件是重要的條件，但更重要的條件是要有支持革命的人民群众。

(4) 關於議論的態度問題

海口區事件是一個嚴重事件，引起同志們的注意，引起了同志們的議論，本來是很自然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件好事。但是，當不了解情況時，或只聽了敵人的宣傳時，根據片面的情況，根據表面的現象，或主觀的猜測，就得出結論，那是會犯錯誤的，拿錯誤的結論去宣傳，那就更不對了，例如：敵人為了掩飾其失敗，拼命宣傳他們“大捷、成功”，“取得輝煌戰果”等等。我們也有個別同志附和說，我們在海口區“慘敗”了。從這一事實中，提醒我們注意一個問題。我們看問題或講話，總得要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不要站錯了隊，講錯了話，講有利於敵人，不利於革命的話。首先要劃清敵我界綫，不要相信敵人會做好事，敵人會講好話。然後要劃清是非界綫，不了解情況時要設法了解情況。

有些同志在被敵人進攻前，對領導上的一切決定，一切做法，都表示完全贊成，堅決擁護，但一旦被敵人進攻時，面對困難，便覺得這個也不是，那個也不是，真是一無是處。這就說明一個問題，在支持的時候，不明確知道支持的理由，在反對的時候，不清楚反對的根據。盲目贊揚和人云亦云，都是不好的，我們要加以反對。我們要提倡對事物採取分析的態度養成分析的習慣，去掉盲目性。這樣，對革命事業才是有利的。

加強和改進

我們的工作

(1) 關於政治思想工作。我們的軍隊在與敵軍作鬥爭中，我們取勝的因素不是靠軍事技術和裝備，而是靠我們隊伍中人的因素。要充分調動人的積極因素，就得靠政治思想工作。這也是我們的主要工作。雖然，這問題平時談了很多，也會重視，但在此簡單地談一談還是有必要的。就總得來說，我們是花了相當大的氣力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事實上也取得了成績。正是因為這樣，我們能在困難的環境里與敵人作鬥爭，但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還是存在着缺點的。我們的工作，還做得不夠細緻，不夠深入，比較多做一般的工作，比較缺乏做個別的工作，比較多做一般性的思想工作，比較少抓個別人的活的思想工作。從這次反“圍剿”鬥爭中，出現的一些錯誤思想所說明的思想問題外，也以各個單位出現，由於個人主義思想根源而產生的各式各樣的錯誤思想和行為，同志間存在着的各種矛盾，都說明了政治思想工作這一任務的艱巨和繁重。到現在為止，雖然我們還不會聽到有隊員叛變的報告，但却出現過個別逃兵，這個事件的發生却不得不引起我們極大的注意。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們一切工作的生命綫，我們一定要把這一環主要的工作做好。

(2) 關於軍事訓練。在部隊工作中政治思想工作是最重要的，但這並不能說明軍事技術不重要。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創造四好連隊運動中，提出要以政治思想好這一好，帶動其他三好，缺少了軍事技術好這一好，就不能成為四好。由此可看出，軍事技術的重要性。突出軍事技術就會犯單純軍事觀點的錯誤，也會犯方向性的錯誤忽視軍事技術，也不能做好部隊工作，在鬥爭中可能造成損失，也不可能有效地打擊敵人。

在考慮了我們隊伍的素質、技術水平、裝備條件和實戰要求，除了每個隊員都要熟練基本軍事技術，如爬行等低姿運動，戰地敏捷和如何利用地形、隱蔽體（包括射擊隱蔽物、視線隱蔽物）外，主要的就是提高射擊技術。雖然在邊區森林里，有實彈射擊的機會，但在我們的子彈不足的情況下，也不允許我們過多的實彈射擊。在省內，條件不允許我們進行實彈射擊練習，但練習掌握射擊技術仍是有可能的。比方說，如何掌握瞄準，控制呼吸和壓扳機的技術，在那里都是能進行的。此外還得掌握並熟悉爆破技術，爆破運動對敵人將會造成很大

的威脅，是應廣泛採用的。在戰術上應學會如何打伏擊戰，爲了適應我們游擊戰的需要，還得學會有關的軍事技術，如估計距離，夜戰、偵察，使用地圖和指南針，求生存等。在技術的學習方面，也應採取急用先學，和少而精的原則，在目前還用不着的一些技術，待慢些時候才學。

以目前我們隊伍的情況看，從總的來說，我們的軍事技術水平和裝備條件，是比敵人差，雖然在裝備方面，我們只能在戰爭中，奪過敵人手中的武器來裝備自己，改變我們的裝備條件，像在邊區斗爭中我們所做的那樣，但技術條件除了在實戰中提高外，在平時是能通過我們主觀努力以達到提高的目的。

我希望同志們，爲革命而學，爲革命而練，學好本領，爲早日實現我們的偉大理想而戰鬥。

(3) 關於部隊給養工作。從在邊區反“圍剿”斗爭的經驗來看，切斷我們的糧食供應和破壞我們的糧食儲備，是敵人一項極其重要的措施。就在這次海口區，敵人向我們革命隊伍發動進攻時，切斷我們的糧食供應，也是敵人一項極其重要的措施，不管是印尼反動派還是馬來亞反動派，還是北加的馬來亞僑僑，爲了切斷我們的糧食供應，會極其野蠻地、極其殘暴地對付革命群眾。

如果單靠同志們背包中存放的備戰的糧食，只能解決短時間內的問題，而且是很不足夠的。如果背多了，太重，不利於作戰。

如果到處都儲備糧食，得增加一筆很大的開銷，如管理不好，還會造成損失。但在部隊所在地儲備一些糧食却是必要的。

根據以往的實踐經驗，比較有效的，比較妥善的也是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通過我們各地的群眾工作者，發動革命群眾廣泛地、小心地、持久地做好糧食儲備工作。敵人是會重視這個問題的，因此，在進行這個工作時，必須講究方法，要求做到敵人不能發現和破壞群眾儲備的糧食，我們部隊需要時却能得到供應。有時，群眾可能面對戒嚴或其他條件的限制，以至與我們聯系中斷，必要時可事先約好聯系辦法，如到某個指定的地點去拿信。或約好長期使用的特別時期的聯系辦法，並由有關負責同志負責經常檢查。

(4) 關於醫務工作。凡是在部隊中生活過一段時間的同志，都能體會到醫務工作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戰爭的環境里更甚。

要做好醫務工作，和做好其他任何工作一樣，首先必須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才能保證醫務工作不會迷失方向。

從此次反“圍剿”斗爭中，有的單位因丢失藥品，以致當同志們

生病時遭到極大的困難，有的單位在戰鬥中出現了傷員，因技術水平低，也遇到不少困難。爲了解決由少數醫務工作人員帶藥品因失去或因犧牲造成無藥品的困難，除了醫務人員，負責帶藥品和醫療器材外，現已決定作了某些改善措施，如把藥袋和子彈袋一樣當作裝備的一部份，發給同志們，並發一些藥品由同志們負責保管，以備急時之需，希望同志們認真負責保管和攜帶，爲了適應當前對敵斗爭的需要，想辦法提高醫務工作者的技術水平，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爲了應付今後更加尖銳、複雜、更加嚴重的戰爭環境，形成一支醫療工作的核心隊伍，是很必要的，在條件許可時設法儲備一些藥品和增購一些器材也是必要的，雖然反動派對醫藥的控制會增加我們不少困難。

除此之外，對同志們進行必要的初步的關於醫療工作的教育，使同志們掌握急救知識，當醫務人員不在場時或在火線上能自救或幫助和他在一起的同志。使同志們增加衛生知識，以便和不衛生的習慣作斗爭，以便大家一起行動起來，做好防病和保健工作，爲減少同志們的病痛，增進同志們的健康，以便更有效地進行對敵斗爭作出積極的貢獻。

(5) 關於鎮反鋤奸工作。頑固的反共份子和奸細，混在群眾之中充當敵人的耳目和幫兇，對革命工作有極大的妨礙和破壞，在此次海口區敵人的反革命“圍剿”中，敵人在某村進行大“掃蕩”時，由於暗藏的奸細告密，以至使除小孩子外的幾乎全村的人被捕，遭到敵人的嚴重迫害，也有個別壞份子企圖抓我非武裝的地方工作同志，猖狂得很。也有的同志，因被壞份子告密，以至被捕或犧牲。由此可見，對於奸細和反革命份子進行堅決的鎮壓是必要的。

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寫的“論政策”一文中有關於鋤奸政策的論述，其中有這樣的說明：“應該堅決地鎮壓那些堅決的漢奸份子和堅決的反共份子，非此不足以保衛抗日的革命勢力。但是決不可多殺人，決不可牽涉到任何無辜的份子”。同時也指出：“對於叛徒，除罪大惡極者外，在其不繼續反共的條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黨”。由此可見，鎮反鋤奸是必要的，但也應避免過“左”。爲了達到既能除掉壞蛋，又“決不可牽涉到任何無辜份子”，對於各地，特別是農村的反革命份子進行調查研究，把該除掉的份子呈告上級機關待批准後，堅決除掉。我們要使武裝斗爭和鋤奸斗爭結合起來。

(6) 關於非“圍剿”區配合斗

爭問題。有的同志提問，當聽到某一單

位的同志面對“圍剿”時，非“圍剿”區的同志能給被“圍剿”的同志以什麼協助？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也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

我認爲，非“圍剿”區的同志，特別是“圍剿”區周圍或附近地區的同志，應該想盡一切辦法幫助被“圍剿”的同志。當我們還沒有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時，當敵強我弱，敵我力量過於懸殊的情況下，面對“圍剿”，一般地說來都應是採取突圍的方針。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反“圍剿”斗爭主要就是突圍。非“圍剿”區的同志對被“圍剿”的同志的幫助，主要是幫助被“圍剿”的同志突圍，包括創設突圍的條件（如提供情報、嚮導、交通工具、糧食、藥品及必要的物資，準備突圍後同志們駐紮的地點）。對於被“圍剿”的同志來說，這些突圍的條件，主要靠自己創設。對於協助突圍的同志來說，應提供儘可能多的幫助。

在一場“圍剿”與反“圍剿”斗爭中，我們的同志如果有可能幫助自己的同志，而又不積極設法幫助，就等於客觀上幫助了敵人。我們應該這樣認識問題。

如果不能給被“圍剿”的同志以多方面的幫助，提供部份的或某一方面的幫助，應該是有可能的。這種工作其他單位的部隊同志是一定能夠辦到的，就是非部隊單位的同志也同樣能辦到（這裏主要是指同一省內的）。不過部隊的同志能比地方工作同志，在軍事行動方面提供更多的幫助。其實當階級斗爭進一步尖銳化的時候，特別是在農村地帶，地方工作同志也得軍事化，不然的話，不利於開展工作，也不利於保存自己。

部隊的同志，除了有可能直接幫助突圍外，還可以選擇在適當的地區，主動襲擊敵人，給敵人打擊，如果做得好，甚至有可能牽制一部份敵人的兵力。

(7) 重視熟悉地理情況的工作。在我們邊區斗爭的實踐中，在這次海口區反“圍剿”斗爭的實踐中，可看出熟悉地理情況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如果我們熟悉地理情況，將有利於我們的對敵斗爭。

熟悉地理情況的工作，部隊同志要做，地方工作同志也要做，也要動員各地群眾起來做。

（待續）



打虎萬端



國際反帝雜誌

英共(馬列)舉行集會譴責美帝擴大侵略戰爭 保證全力支持印度那人民反美正義鬥爭

〔中國新聞社北京22日訊〕倫敦消息：英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十九日在倫敦舉行集會，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最近入侵老撾和進一步擴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戰爭，並且表示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正義鬥爭。

決議說：“英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譴責美國政府入侵老撾，這是美國對印度支那三國——越南、柬埔寨和老撾——人民的最新暴行。英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譴責美帝在越南發動和繼續進行的殘暴的戰爭，保證全力支持為制止美國侵略而進行鬥爭的亞洲

、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以及美國人。入侵老撾一事，戳穿了所謂美國在越南取得勝利的謊言，證明了尼克松所謂從東南亞撤走美軍的聲明的欺騙性。”

決議指出：“英國政府對美國的無恥支援，同英國人民、英國工人階級毫無關係。希思和他的前任

威爾遜奴顏婢膝，支持美國侵略印度支那，這僅僅是一小撮人的觀點，即僅僅是越來越依賴美元的英國資產階級的要求而不是英國工人的要求，因為消滅掉這一小撮及其美國后台，英國工人不僅不會失去什麼，反而會得到一切。”

決議說：“英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掉，它在朝鮮戰爭期間是中國人民的手下敗將。如果尼克松今天胆敢再把戰爭擴大到老撾的過程中進攻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帝國主義必將在中國七億工農面前遭到空前的失敗，中國工農的社會主義力量是不可戰勝的。”

決議最後說：“英雄的越南人民在反對強大的美國的鬥爭中所取得的勝利，鼓舞着全世界人民起來同他們的敵人戰鬥。英國的工人階級和美國的工人階級一樣，將不會落在後面。”

日本北富士農民

反對美軍事演習的鬥爭再獲勝利

〔中國新聞社北京28日訊〕據東方通訊社報道：日本山梨縣北富士的農民，從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再次開展反對駐日美軍進行遠程大砲射擊演習的鬥爭，並且取得了勝利。

這次演習是由長期佔領沖繩並且參加過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美國第三陸戰師進行的。

忍野村和富士吉田市新屋村的農民從二十三日，每天組織約三十人的隊伍，在“決不允許入侵印度支那的美軍進入北富士”的口號下進行鬥爭。他們不怕嚴寒，在白雪覆蓋的荒野里過夜。當美軍即將進行演習時，他們便奮不顧身地衝向靶場，抗議美軍演習。

美軍和佐藤反動政府對農民的英勇鬥爭怕得要命，出動了美軍和武裝警察，鎮壓農民的鬥爭。但是，農民們在演習場內，繼續不屈不撓地阻止演習。美軍在農民的英勇鬥爭面前，無法按原計劃進行射擊

演習，三天後狼狽地撤走了。

二十五日下午，農民們在演習場門口舉行了集會，歡呼鬥爭的勝利。在會上發言的代表們一致表示決心進一步加強團結，把反對美軍演習的鬥爭進行到底！

日本反動派迫遷建機場

革命羣衆給予堅決的反抗

日本佐藤反動政權企圖在成田地區一千五百方哩的土地上興建第二個國際機場，並且肆無忌憚地強蠻迫遷在該地區的農民，但是，日本反動派的這個美其名為建民用機場，實則是美帝及日本將來會把此機場充作軍用用途，它們的這個可恥陰謀早已被日本革命人民看穿了。所以，在該地區的廣大居民及日本的進步學生紛紛起來反抗，誓

死保衛自己的家園。

革命羣衆的這場鬥爭至今還在進行中，他們以燃燒彈、竹桿、石塊，而且還挖掘戰壕，隧道及建起一連串的障礙物來自衛。在本月三日，日本反動派再度出動警察向革命羣衆進攻，但羣衆給予迎頭痛擊，有很多警察都受傷。

在當天，日本反動派的警察護送着機場的官員，企圖沖過羣衆的障礙物而進行強蠻的迫遷行動，但是他們遭到了強烈的反抗，學生們以竹桿向警察猛擊，並沖過警察隊的人牆，向機場官員展開進攻，結果機場官員遇難而退，日本反動當局也只好再把迫遷行動暫時擱置下來。



何塞市，近千名示威羣衆又用石塊、瓶子、雞蛋向尼克松猛烈襲擊，打得他狼狽逃竄。

柬埔寨

民族解放武裝力量

戳擊朗諾偽軍

一支運油車隊

〔中國新聞社北京4日訊〕據越南通訊社援引柬埔寨通訊社的消息報道，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裝力量，二月二十日上午在第四號公路上截擊了從書連前往金邊的一支敵軍運油車隊。

朗諾偽軍護送這支運油車隊，出動了飛機和步兵。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裝力量經過二十分鐘的戰鬥，擊毀敵人軍車十一輛，其中包括裝甲車兩輛和滿載偽軍的卡車四輛，擊傷直升飛機兩架，打死和打傷敵人一百多名。

尼克松

又遭美國人民襲擊

〔中國新聞社北京3日訊〕華盛頓消息：美帝頭子尼克松一日遭到美國人民的雪球襲擊。

一日，尼克松帶了他的老婆和四名內閣官員，到衣阿華州得梅因市活動。當他在州議會講話時，當地的一批羣衆在州議會外面舉行了抗議美帝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示威。當尼克松講完話走出州議會時，示威羣衆把地上的積雪捏成雪球，憤怒地向尼克松和他那一伙扔去，迫使尼克松慌忙乘車溜走。

尼克松上台以來曾遭到美國人民多次的襲擊。去年十月十七日，尼克松到達佛蒙特州的伯林頓時，曾遭到當地羣衆石塊的襲擊；十月二十九日晚上，在加利福尼亞州聖





工業工聯發表聲明

譴責工賊“新工業”

篡奪代表權

星島工業工友聯合會就工賊“新工業”篡奪“集合”巴士工會代表權事發表聲明，聲明內容如下：

工賊“新工業”份子在行動黨政權的撐腰下，與“集合”巴士資方暗中勾結，重施“僱聯”在福利站的伎倆，不敢面對工友的祕密投票，強劫了“集合”巴士的工會代表權。對於這種光天化日下的強盜行徑，我會提出強烈抗議與譴責。

早在過去幾個月來，行動黨政權、工賊“新工業”份子與反動的“集合”巴士資方為了完成這筆骯髒的買賣，進行了緊鑼密鼓公開的與幕後的活動，除了行動黨政權的特務，橫蠻逮捕、追蹤本會負責人，搜查本會會所，製造白色恐怖，恫嚇工友外，一方面反動的權宜巴士資方，刁難本會處理正常的勞資事務，打擊本會威信；另一方面，暗中付出巨款收買一小撮工人敗類，（他們即是在1963年底，在權宜站搞“勞商”組織者）進行分裂活動，公然默許工賊——“新工業”份子在權宜站內演“對台戲”，為破壞本會權宜站的組織，幫助黃色工會直接篡奪工會代表權，進行了“親密的合作”。

行動黨政權、工賊“新工業”份子與反動“集合”巴士資方不敢面對工友的祕密投票，篡奪了“集合”巴士的工會代表權，正是他們虛弱的表現。因此，他們不得不強作鎮定，發出恫言，要採取行動對

獄中同志健康更加惡化 法西斯暴徒再度逞兇

獄中反帝愛國志士英雄的絕食絕飲鬥爭直到今日仍在持續中，而且已經是進入第82天了，為我國民族解放鬥爭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獄中同志的生命目前正處於垂危的境地，有些同志連言語也極端的困難。法西斯當局正在加緊灌牛奶，而且搭配上灌牛奶的膠管（過去是一條，現在已增至兩條），當同志們進行反抗時，法西斯暴徒把同志們的手腳都綁住，而且再加以毆打。但是，不管情況是何等的惡劣，敵人的迫害手段是何等的毒辣，獄中同志並沒有向豺狼屈服，他們在這生命垂危的時刻仍然是非常的樂觀，立誓把反迫害鬥爭進行到底！即使是付出寶貴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付一切敢於起來造反的有正義感，有骨氣的工友。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邏輯，是國內外一切帝國主義反動派慣用的法西斯手段。我們要以最清楚的語言正告工賊“新工業”份子：你們要出賣權宜站乃至全體“集合”巴士工友的利益，我們工人階級是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的。你們出賣了一點工友的利益，就要以十倍的代價來償還。拖欠得越久，代價就越大。

工賊“新工業”份子篡奪了“集合”巴士的工會代表權，並不是工人們鬥爭的結束，而是新的鬥爭開始。“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經驗教訓告訴了我們：新的局面只有迫使工人階級在其先鋒隊——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另一種組織形式，以新的戰鬥姿態，團結起來，打倒拉克——李光耀政權，反抗工賊與大資本家的迫害，為實現馬來亞人民共和國而奮鬥！

在二月廿五日夜深時分，敵人又再向我獄中女同志逞兇了！為數約整十名的法西斯暴徒，乘着獄中八位女同志已經入睡的時候橫蠻的沖進牢房，把牢門逐一打開，在黑暗中就逐一的把她們拉上來毆打，過後始揚長而去。獄中八位女同志這次被打得相當的嚴重，她們滿身傷痕累累，由頭至腳盡是一片青腫；而且還不斷的吐血（男同志亦是如此）。在本月二日會見家屬時精神非常差，其中以卓秀珍同志的健康最為惡劣，沈仲業同志的腳部受傷最為嚴重，目前已不能行走。

李光耀傀儡集團必須立即停止慘絕人寰的法西斯暴行！馬來亞人民是不會放過你們的，你們必須負起一切的後果。

正義的支援—— 我國留日學生的來函

本月六日，我黨接到我國留日學生的來函，來函全文如下：
親愛的獄中同志：

英勇的反帝愛國同志，你們的絕食絕飲鬥爭已經進入兩個多月，雖在李光耀傀儡政權的血腥鎮壓底下，你們還是不屈不撓地堅持着鬥爭，對於這種敢於鬥爭，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頑強精神。我們代表馬來亞留日同學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堅決支持你們的五項合理要求。

我們對李光耀傀儡政權向你們進行法西斯的精神以及肉體的迫害，表示極度的憤怒，我們將把你們的鬥爭廣泛的向日本人民宣傳，徹底的暴露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假民主面目。呼吁全體正義人士支持你們的正義鬥爭，並希望你們堅持戰鬥下去。

此致
敬禮！

馬來亞留日學生聯合會
執行委員會啓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 更正啓事 ☆

本期第七版《旗》“談談文藝戰綫上的諸多問題”一文，應直接轉入第八版，並非“轉入第五版”，特此更正。尚祈讀者見諒。

本報編輯部啓
滔天罪行。強烈譴責李光耀集團瘋狂鎮壓政治“犯”家屬的血腥暴行。傀儡集團必須保證全體政治“犯”的人生安全，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全體政治“犯”，否則，它們必將受到馬來亞人民的嚴厲懲罰。

強烈譴責傀儡集團的法西斯暴行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廿四日廣播】被拘留在新加坡監獄的政治“犯”，為了抗議李光耀集團的迫害，目前仍在堅持絕食鬥爭。他們的正義鬥爭，得到了華都牙也和麻坡拘留營全體政治“犯”的聲援。

在這期間，政治“犯”的家屬曾經兩次上街遊行，散發揭露李光耀集團迫害政治“犯”罪行的傳單，他們要求傀儡政權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犯”。李光耀集團不但對這些合理要求置之不理，還出動警察對政治“犯”家屬進行殘酷的鎮壓，連五、六十歲的老太太也被傀

儡警察打得遍體鱗傷。與此同時，李光耀集團對堅持絕食鬥爭的政治“犯”繼續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使許多政治“犯”生命垂危。李光耀集團的滔天罪行又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法西斯面目。

華都牙也、麻坡、太平等地監獄和拘留營的政治“犯”，長期以來也遭到拉克集團的迫害，這些政治“犯”家屬的代表，二月九日，公開揭露拉克集團的種種法西斯暴行，要求無條件釋放全體政治“犯”。

馬來亞人民強烈譴責拉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迫害政治“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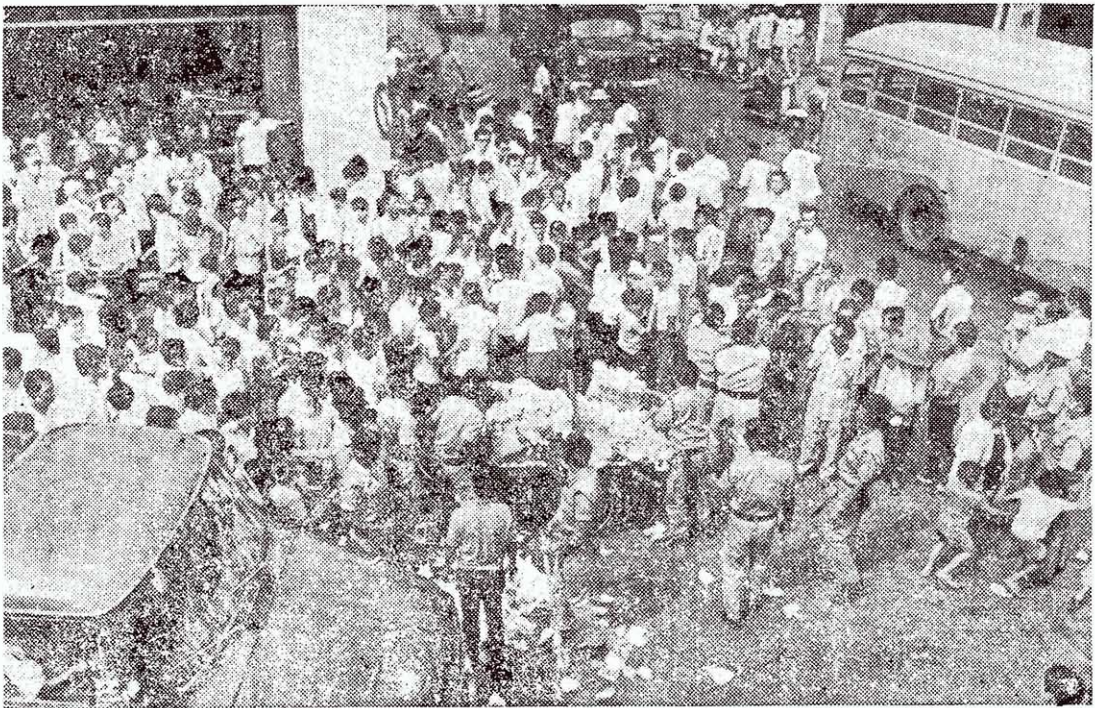
團結起來

向日本人民學習！

一但和留他 他器命察括於反是場命察的 來 百不士集潤資軍東來遷
 千是學原們 們的的五這動日劇人。家 亞 多下區團；源事南，。
 日五，生有不農以同暴鬥名個派本烈民左園日人在英達的為方的上亞向
 本百日的的斷民削前力爭女計不革的拿下。本民星啟數同着便交、的日
 佐方本強土地與尖來來中生劃得命決起圖 革學島的萬胞方它通戰控本
 藤哩反烈地展學的鎮反，。受不人鬥竹是 命習的土人已便們和略制人
 反的動反；開生竹壓擊至此到宜民。杆年 人的李地之面外利分上。民
 動土派抗不抗就杆的反少外日布與右當幼 民榜光以衆臨国用配、所學
 政地的，准議據、整革有，本展武下武的 的樣耀擴，迫壘星中經以習
 府以這他備示守石千命數反人延裝圖器兒 鬥！僂建這遷斷島心濟我，
 企開一們搬威在塊名的十動民建警顯，童 鬪巴些的資作；上們反
 崗關陰堅離行山、武暴個警的新察示沖也 集也住厄本為也和應對
 強一謀守這動洞燃裝力學察強機短出向動 團禮在運豕其方政該李
 蠻個，着個、燒警。生也烈場兵不前員 亦峇芽。榨劫便治團光
 征新受陣地 土彈察在被有反的相畏來起 將機籠這取奪帝上結耀
 用的到地方 坊、決他抽多抗計接強鎮來 要場士是更東国對起僂
 在国了，。 和木門們，人，割，暴壓， 征，乃李大南主我來鬪
 成際當誓連 地棍，與其受所。展的的保 用受及光的亞義国，集
 田機地言日 堡等誓武中傷以右開日武衛 大影淡耀超国繼及行團
 地場農要來 里為以裝亦。日上了本裝自 約響賓僂額家續整動的
 方，民保，，武革警包由本崗一革警已 馬 的八的尼鬪利的在個起迫



摧八這
→ 毀間就
這的木是
是血屋它
上城，們
月 | 它遲
十 | 們兇
四吉殺后
日隆人放
被坡放火
拉洗火焚
扎都，燒
克區無之
傀一惡一
備百不警
集五作。
團十，



↑上月十二日，拉扎克法西斯政權的綠帽隊出動掃蕩血城鬧市中心的小販，憤怒的群眾同綠帽隊人員展開了鬥爭，這是現場的情景。（消息已誌上期本報）。